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平原枪声

原著 李晓明
改编 曹铁生

韩安庆
曲凤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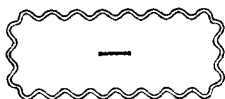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	曲若镁	田兆民
编委：	温希良	吴国忠
	朱东宇	张景超
	韩妙丽	

责任编辑：韩妙丽
封面设计：岳大地 王向群
封面喷画：孙作范
插图作者：李俊琪
封面题字：郭征夫

目 录

一、肖家镇上	(1)
二、决裂	(9)
三、元旦的风暴	(17)
四、仇恨	(23)
五、三粒子弹	(30)
六、地下斗争	(37)
七、捅了马蜂窝	(45)
八、不能失信	(52)
九、伏击	(60)
十、党的好儿女	(67)
十一、各自为战	(76)
十二、锄奸	(81)
十三、敌人的妄想	(88)
十四、一打肖家镇	(95)
十五、叛徒的下场	(102)
十六、打开铜墙铁壁	(108)
十七、八路进城了	(115)
十八、将计就计	(122)
十九、二打肖家镇	(128)
二十、生死关头	(137)
二十一、黎明前的战斗	(144)



肖家镇上

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

被吊着的人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穿一身白色的符衣符帽，从这里可以断定他是城东吉祥镇白吉会的人。他勉强把头抬起来，用那乞求的眼光望着众人道：“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你们行行好救我一命吧，我也是安分守己的庄户人家……”

“不准嚷嚷，再嚷嚷我马上捅了你！”一个虎实实的小伙子拿苗子枪在他脸前一晃，厉声喝道，声如巨雷。这小伙子胸前戴一个红兜肚，穿一条红裤子，在这秋凉的天气，他却光着膀子，露出那古铜色的皮肤，脊梁上背一口五寸来宽的明晃晃的砍刀。他叫王二虎，是肖家镇红枪会里有名的一员战将，昨夜单刀独身闯进吉祥镇，生俘七个白吉会的人。

原来昨天不知为了什么，肖家镇的红枪会和吉祥镇的白吉会发生了一场恶战。白吉会勾结城里的民军，用机关枪扫死红枪会三十九个人，占了上风。红枪会吃了败仗，为了解气，决定拿这七个俘虏祭灵，一个村分一个。今天午时三刻开刀。一早，肖家

镇的男女老少便来到老槐树下看究竟，霎时说长道短，议论纷纷。

忽然一阵马蹄声响，一辆木轮大马车在人后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一老一少。那老头是个瘦高挑个儿，一脸花白胡子，手里拿着长长的鞭杆，头前分开众人挤了进来。他忽然望着那被吊着的人愣住了，结结巴巴地说不成句子：“你，你……你不是小陈家店的，陈……陈宝义吗？”

那被吊着的人眼睛慢慢闪亮起来，豆大的泪珠顺脸滚下：“老孟大爷，救救我……”

原来老孟赶车到过城东的小陈家店，认识陈宝义。这几天他给东家往城里捣腾东西，在城里住了两天，不了解乡里的情况。于是双手一摊，用他那颤抖着的声音向众人说道：“乡亲们，这是为了什么？这孩子是老实人！都是种地的庄户人家，这是为了什么？”

王二虎瞪着眼睛吼道：“为什么？为了给我们红枪会的三十九个人报仇！”

一提起红枪会，老孟的脸刷地变成一张白纸，不由后退了两步。这红枪会的头子是谁呢？就是他侍候了一辈子的东家，就是在肖家镇一跺脚全县地皮要颤三颤的苏金荣！

王二虎上前一步，继续说道：“仇有源，树有根，我王二虎凭白杀过人没有？”

老孟被问得哑口无言，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这时在老孟身后突然闪出一个英俊的青年人，浓眉毛，大眼睛，他伸出左手把二虎一挡，用他洪钟般的声音喝道：“不对！你们仇的源在哪里？你们仇的根在哪里？难道就在他身上吗？”青年人把手向陈宝义一指，“他为什么要杀你们红枪会的人？是为了他脚上那一双破鞋吗？还是为了家里那两亩地呢？你说，他为什么？”

王二虎一开始还理直气壮地用眼睛瞪着那青年人，在青年人一连串的发问下，他慢慢把眼光避开了。那青年人用手向北一指，

把脸转向大家说：“乡亲们，你们听！”

顷刻，全场又鸦雀无声，北边传来了轰轰的炮声。这炮声人们已经听了一个多月了，可是仿佛今天才听到似的，心又噼噼地跳起来。青年人接着讲道：“乡亲们，战火已经烧到我们家门口了！可是，我们在干什么呢？在互相残杀，杀我们自己的同胞，这不等于给日本鬼子帮忙吗？乡亲们，我们不要受坏人操纵，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犹如一声霹雳，把人们闭塞的、沉闷的脑壳炸开了，霎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了明朗的青天，一个个都用敬佩的、希望的眼光，望着那个青年人。

忽然人群外一声尖叫：“谁家的叫驴跑到戏台上啦，在这充数！”

人们闻声，急忙让开一条道，中间闪出一人，但见他贼眉鼠眼，一个干瘦的脑袋像是用筷子插在肩膀上。这就是肖家镇上有名的无赖杨百顺，仗着他老婆“红牡丹”和苏金荣睡觉，便狐假虎威，成了肖家镇上一霸，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杨大王八”。

杨百顺把脑袋一歪，冲着那年轻人奸笑了一声，说道：“我当是谁哩，认识认识，这不是马庄马老山的儿子吗？马英，听说你到南宫共产党那里留洋去了，怎么样，弄了个什么官？带回来多少人马？多少杆枪？”

马英用那两道深沉的眼光盯住杨百顺，严肃地说：“没有人，也没有枪，我带回来的是共产党抗日的主张，冀南人民和全中国人民抗日的意志！”

“哈哈……”杨百顺一阵奸笑，“我老实告诉你，这里没你的戏唱，少管闲事！”

马英用手朝杨百顺一指，喝道：“什么闲事！难道你们就可以

拿着穷人的命开玩笑吗？这是大家的事，这是群众的事，你杨百顺当的什么家！”

在场的群众对杨百顺早已恨之入骨，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这时见马英将他抢白了，心里暗暗高兴，都替马英助劲，用那不平的眼光瞪着杨百顺。

杨百顺见风头不对，顺势一把将马英的手腕抓住，喝道：“你不要在这里逞能，有本事去见苏会长！”

马英一听，怒火万丈，把胳膊一抡，吓得杨百顺倒退几步。刹那间，多年积压在这个年轻人心中的仇恨，就像要从他的胸腔里一齐爆发出来！

原来马英家是苏金荣的佃户，因为借下苏家的债还不清，就把马英的姐姐——十七岁的兰妮送到苏家去帮工。

一天，马英的父亲马老山给苏金荣到衡水拉洋货去了，苏金荣趁机奸污了兰妮。在那个暴风雨的夜晚，可怜十七岁的少女，在她对这世界还茫然的时候，便吞了烟土，含恨结束了她短短的一生。

第二天，马老山回来，得知了女儿的死因，气得头上的青筋立刻暴起来，他到县衙门状告苏金荣，反被判刑关了两个月监牢。出狱那天夜里，马老山拿着菜刀去为女儿报仇，不幸被苏金荣用手枪击中胳膊，抓进大牢，判处了死刑。

那时马英刚刚八岁，一颗仇恨的种子便种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上。马大娘为了母子活下去，为了给男人、女儿报仇，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马英的身上，她到处跑着给人家帮工，什么活儿都干，忍饥受冻，积下几个钱供马英上学。

马英好容易上了几年小学，又在他的姨父——肖家镇天主堂长老的资助下，怀着一颗屈辱、复仇的心，走进了县立师范学校。就在这一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马英也被

卷进这次大风暴里，从此参加了革命斗争，认识了这个学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地下党员杜平老师。

抗日战争一开始，杜平便派马英到南宫八路军东进纵队里去受训，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回来，县委便派他到肖家镇开辟工作。肖家镇在县城的正北，离城十八里地，是衡水通往县城的要道，这里的情况最复杂，苏金荣又十分刁猾。所以县委才把马英派到这里，他是本地人，熟悉情况；但县委也考虑到他和苏金荣的关系，当他临走时，县委副书记杜平对他交代完任务，特别强调说：“记住党的政策，千万不要感情冲动。”

马英懂得领导的意图，也知道这副担子的份量。他在回来的路上，坐在老孟的马车上就反复考虑着对策。如今听杨百顺提起苏金荣，不由怒火万丈，又一想，这正是和苏金荣谈判的好机会，就忿忿地说道：“我正要见他！”

杨百顺把马英领进苏金荣家，让他在客厅坐下，又命两个红枪会的人暗地监视着，便直奔后院去见苏金荣。

苏金荣正坐在太师椅上抽水烟。他见杨百顺进来，微微欠了欠身子。杨百顺深深鞠了一躬，便挤眉弄眼地报告说，马老山的儿子从南宫共产党那里回来了，要放白吉会的人哩！

苏金荣昨天收到八路军东进工作团的一封信，邀请他商讨成立“战委会”的事，他正在为这事打着算盘：不参加，这天下暂时是共产党的，那自己一点地位也没有；参加了，谁知道共产党安的什么心，还不是借着抗日的牌子弄他的钱！如今马英又回来了，他来干什么？听到杨百顺的报告，他脸上露出一丝阴笑，一条毒计在心中形成，俯首在杨百顺耳边叽咕了几句什么。杨百顺连声称是，溜烟朝镇北的龙王庙去了。

马英正在客厅里不耐烦地来回踱着，忽听脚步声响，一转脸，见苏金荣已经走进客厅，二人的眼光碰在一起。仇人！仇人来到

眼前，马英眼睛里冒出忿怒的火光，两只拳头也不由自主地握紧了。这时他耳边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记住……党的政策……抗日统一战线……千万不要感情冲动。”

在苏金荣的印象里，马英只不过是一个笨头笨脑的穷孩子，可是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气宇轩昂的青年，特别是他那炯炯逼人的目光，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但他立刻镇静下来，堆起一脸假笑说：“马同志回来，有失远迎，请多多原谅。”

马英往太师椅上一坐，不客气地说：“不敢劳你的大驾。”

苏金荣接着让伙计沏茶拿烟，然后才落坐，慢条斯理地说道：“苏某虽不才，也深明大义，当前国难临头，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中共提出联合抗日主张，我苏某举双手拥护。……”

苏金荣只管空谈他的抗日道理，对于马英的来意，他十分明白，却故意避而不谈。这是因为如果把白吉会的人放了，他就不能以此来笼络和迷惑人心；而更主要的是，这是他和共产党走的第一步棋，这一步棋的输赢，关系着全局的胜败。要是这步棋输了，共产党就会赢得人心，他的统治地位也就不巩固了。所以他想用这些进步道理来迷惑马英，转移马英的视线，从思想上解除这个青年人的武装。

马英对他这一套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便打断他的话，直截了当地说道：“既然你深明大义，这就好说。当前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自己人就不应该互相残杀，所以我要求你把白吉会的人放了，这也是广大群众的要求。”

苏金荣听罢，心里暗骂，脸上却堆着假笑说：“这事我不当家，仇也不是给我苏金荣报的，这还不是大家的仇。如果要放人，你得到龙王庙对会里的弟兄们讲讲，只要大家同意了，我万分欢迎。”

马英正想借此机会向群众作一次宣传，便追问道：“讲通了怎么办？”

“我马上放人。”但他随即也反问道：“要是讲不通呢？”

“任凭大家处理。”

“好吧，一言为定。”

二人说罢，一齐走出大门，朝龙王庙走来。大门外的群众一拥随在身后，都想去看个究竟。老远就听到庙里红枪会的人乱叫唤，声音又直又硬，一高一低，听了叫人心里不舒服。

走上庙门口的大石桥，苏金荣转脸对马英说：“请少等一等，我先到里边让大家安静一下。”径自朝庙里走去。

庙里安静下来，苏金荣走出庙门请马英，马英昂然走入庙内。

苏金荣倒背着手向大家介绍说：“现在有共产党的代表给大家讲话。”

马英上前跨进一步，用他那炯炯的目光把所有的人扫了一遍，严肃地说道：“乡亲们……”

一句话未了，平地跳出两个恶狠狠的家伙，用苗子枪逼住马英喝道：“哪里来的野猫子，我们会里的事情不要你管！”

马英一见，勃然大怒，圆睁着眼睛厉声喝道：“这是你们会长请我来的！”

人群中有人乱吼怪叫：“赶走他！”“捆起来！”那两个家伙听了，把枪一扔，从腰里解下绳子就来捆马英。

忽然人群中走出一人，把两只胳膊左右一伸，就像使着一根杠子，把那两个家伙拦得倒退了好几步。这人就是王二虎，他用雷一样的嗓门吼道：“不能不让人家讲话嘛！”

赵振江也在后边挥着手说：“有话也得等人家讲完了再说。”

那两个家伙只好坐下了。苏金荣的阴谋破了产，没有吓唬住马英，只好装佯说：“都是自己人，不得无礼。”

马英把手一挥，精神焕发地讲道：“乡亲们，报告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八路军东进纵队开到我们冀南啦！八路军是咱穷苦老百

姓的子弟兵……”

赵振江腾地站起来，对大家说：“昨日我进城看见两个八路军，人家就是不含胡，说话都和和气气，就像咱们亲哥们一样。”

这一来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个个惊喜非常。马英趁机把八路军大大介绍了一番，从八路军的组成一直讲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给他们讲了一个八路军英勇善战的故事。接着从这里讲到敌我力量，国际形势。又渐渐扯到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最后才引到放人的问题上。

红枪会的人从来没听过这些新鲜事儿，听得入了神，有的暗里叽咕道：“人家就是有两下子。”“说的头头是道。”苏金荣在一旁听得火辣辣的，又不好制止，气得直翻白眼珠子。

马英讲完话，赵振江首先站起来说道：“把人家放了算啦，反正杀了人家，我兄弟也不能起死还阳。”

王二虎说：“都是中国人，多留一条命打鬼子！”

“放了算啦。”“放吧，放吧。”“……”人们嚷成一片。

苏金荣见大势已去，假笑着对马英说：“兄弟们没有意见，我更没说的，我苏某生平是主张行善的，放吧。”当他看着马英满怀胜利微笑走出大庙时，他的上眼皮往下一磕，阴沉地嘟囔道：“让你这一步，走着瞧吧！”

决 裂

苏金荣回到公馆，抽了两袋水烟，想到民军司令刘中正在“战委会”会议上递给他一张条子，说晚上请他去吃饭。苏金荣要维持他在这个县的统治，必须把刘中正笼络住，因此，少不得去走一趟。

刘中正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一毕业便当上了营长。抗战一爆发，国民党的队伍望风而逃，刘中正这个军跑到冀南已经垮了，他便纠集一部分散兵、土匪，依靠着苏金荣这些土豪劣绅的地方势力，在这里打起了“民军第二路”的旗号，并自称司令。他利用王金兰的白吉会和苏金荣的红枪会之间的矛盾，巩固自己的地位。

刘中正请来了苏金荣和白吉会的头子王金兰，说：“苏兄，我是特地为你们两家讲和的。”

王金兰知道自己的势力不如苏金荣，自己必须依靠他，于是一拱手，向苏金荣赔罪道歉。他又把胸脯一拍，自告奋勇地说：“苏兄，兄弟愿为你除掉马英。”苏金荣想：“如果能利用王金兰除

掉马英，那真是一件美事。”于是说：“不知老弟何时动身？”

“明早拿马英的耳朵来见。”

苏金荣满斟一杯酒递给王金兰，二人举杯一饮而尽，接着发出一阵狂笑声……

马英躺在炕上，双手背在脑后，瞪着眼睛出神，他正在想：第一仗是把苏金荣打败了，他会甘心吗？他在准备干什么呢？红枪会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是被说服了，可是在许多问题上他们还胡涂啊！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马大娘坐在儿子身旁，一针一针地在灯下纳着鞋底。

啪啪啪！啪啪啪！突然一阵激烈的敲门声。

马大娘一惊，下炕就往门口跑。马英一翻身跳下炕，把母亲拉住说：“娘，我去。”

马英开开门，星光下望见一个年轻的姑娘，正用那一双惊疑的黑眼睛望着他，他不由惊疑地叫了一声：“建梅……”

“你快跑吧，白吉会的人马上来暗杀你了！”姑娘仍然喘着气说道。

马英略略沉思了一下说：“真的吗？”

“我听杨百顺喝醉了酒说的。”

这时马大娘早已赶到门口，推着儿子说：“快跑，快跑……我的好孩子！”

“娘，你？”马英抓住母亲的两只胳膊。马大娘推开儿子说：“别管我，别管我，快跑！”

马英和建梅顺着东街跑出村，一直向东跑了三里地，才在一块坟地里歇下来。这时正是更深夜静的时候，只有满天的星斗在闪耀着，二人相互对望了一眼，都觉得有些奇怪，一霎时，许许多多的往事在这一对青年人的头脑里翻腾起来。

建梅是苏金荣的侄女。建梅虽然出生在财主家里，却没有财主小姐的气味；原来建梅生下来的第二年，她爹得罪下土匪杨胖子，吓得带着她娘和她哥哥建才跑到天津。建梅因为离不了奶，就寄养在奶娘陈妈家里。陈妈是个好心人，把建梅当亲闺女看待。建梅一天天长大了，地里和家里的活都能做，像陈妈一样勤快、朴实，只是性格比陈妈开朗些，不知底细的人都说这闺女是陈妈生的，建梅自己也这样认识。

建梅 10 岁那年，她娘派人来接她回去了。原来这年她爹在天津死了，她娘带着她哥哥又回到了肖家镇。建梅回到家里的第二年，陈妈为她在家里连气带病，死了。这一来深深地刺伤了她那幼小的心灵，使她对苏家的一切都充满了厌恶和憎恨。

建梅和马英在肖家镇小学校是同学。马英的勤劳、勇敢、聪明，特别是他那反抗精神和他那与众不同的性格，这一切吸引着少女的心，使她对马英由同情而变为敬爱，她往往情不自禁地瞅机会看上马英一眼，但她得到的回答只是马英那冷冷的、仇恨的目光。为了这个，她曾偷偷哭过多少次，她终于渐渐明白了，在他们之间有一道高大的墙壁啊！

高小毕业后，建梅娘便不让她上学了，马英考进了县里的师范学校，两个人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不过马英常从苏家赶车的老孟那里听到有关建梅的一些消息，对她渐渐有了了解。

马英回来的第二天，建梅在镇南口老槐树底下听到了马英的第一次抗日演说。那新颖的抗日道理，抓住了这个姑娘的心。她再也不能呆在家里，她要出去抗日。就在前一个小时，她忽然听到白吉会要暗杀马英的消息，她什么也不顾了，拼命朝马家庄跑去。

现在她终于把马英救出来了，当她听到马英那响亮而又坚定的声音：“建梅，你出来参加抗日工作吧，我们非常欢迎你。”不

知是幸福、兴奋，还是心酸，两行晶亮的泪珠，从她的眼眶中滚了出来。

几天后，建梅按马英的指示去西河店讲演，老孟陪建梅一块去了。建梅正讲着，杨百顺带着两个伙计，生拉硬拽地把她弄走了。

窗下，马英又将昨天杜平给他的信打开，仔细阅读着。他又被信上下边那两行小字吸引住了：“要设法武装群众，只有握住枪杆，才能更广泛地吸引、发动、鼓舞群众，才能更有力地和敌人进行斗争！”他忽然又想道：母亲说我“没有枪，没有炮，赤手空拳……”

啪啦！啪啦！叫门声打断了马英的沉思。

他听出是老孟来了，急忙迎出去，只见老孟抖着胡子拍着手说：“糟啦，糟啦，清早我跟建梅到西河店去讲演，半路上碰见杨大王八，他回去不知说了些什么坏话，回来就把建梅抓走啦，关到她娘对面的南屋里。你知道，她娘和苏金荣把她许给刘中正做姨太太，她说啥也不干，都哭成了泪人。她娘已经先打发杨大王八进城联络去了……”

马英急促地在屋里来回踱着，心中焦虑万分，考虑着怎样才能把建梅救出来呢？……他脑子里忽然又浮起这个念头：枪、枪，再没有枪是不行了，没有枪杆子腰杆子就硬不起来！他突然转身对老孟说道：“苏金荣家里藏的有枪吗？”

老孟被问得愣了半天，然后凑在马英耳边说：“大前年我从城里拉回来两布袋硬梆梆的东西，苏金荣亲自押着，我就知道有鬼，抽空一摸，出了一身冷汗，都是枪！总有七八条。”

“你知道他埋在哪里？”

“那可说不上，这种事他哪会叫咱知道？”

“建梅知道不知道？”

“兴许知道吧？也说不上。怎么，要取他的枪？”

“是啊，武装抗日群众。”

“苏金荣知道了他可不依啊！”老孟吃惊地说道。

这个问题马英已经考虑过了。如果让苏金荣自动把枪捐出来，那是办不到的；如果要通过建梅把枪挖出来，那苏金荣就只好吃个哑巴亏。他对老孟说：“苏金荣是县里战委会付主任，天天口头上叫唤着抗日，他有啥说的；再说建梅是他家里的人，作为捐献，我们也不是硬搜他的。”

马英立刻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嚓嚓写了几行小字，交给老孟严肃地说：“把它交给建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老孟二话没说，把纸条往腰带里一押，便兴冲冲地走了。

建梅正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出神，忽听老孟喊她，慌忙跳下炕来走到门口问道：“见到他了吗？”

老孟隔着门缝望见建梅那红红的脸上满是泪印子，心里一酸，忙把那个纸条递过去，只说了一个字：“信！”

建梅拆开纸条，用那双含着泪花的眼睛盯在上面：“建梅同志……”一股热流霎时通过了她的全身，她急用手背把眼泪一抹，但见那纸条上写道：

建梅同志：

你的情况我全知道了，我们一定设法救你。不过你暂不忙出来，有重要任务需要你在家完成。听说你二叔有一部分枪支，不知埋藏在哪里，你如知道更好，不知道，一定要想法把情况弄出来。有了武器，我们就有了一切。

马 英

在这封简短的信里，除了亲切的关怀之外，还有无限的信任。

建梅的眼光最后落在“马英”这两个流利的草字上，这两个字她是那么熟悉，那是在教室的黑板上，校门口的墙报上看过的，可是如今竟然落在给她的亲笔信上了！……

建梅说：“老孟大爷，你先回去，太阳落的时候再来一下。”

老孟走了，建梅望着老孟的背影，想起了自己的任务，时间刻不容缓，必须在今天下午完成！可是枪埋藏在哪里？她连个影子也不知道啊！她的眼睛又盯住那张小纸条，她仿佛看到了马英那期待的眼光，写信的姿势……“不知道，一定要想法把情况弄出来。”“想法”，想个什么法子呢？她想：不如装着先把那亲事答应下来，好从娘口里把藏枪的地点套出来再说。

当的一声，门上的锁开了，她娘走进来。建梅说：“娘，那事我答应了。不过我年纪还小，过两年再结婚行吗？”

这回答出乎她娘意料之外，但似乎又是在她意料之中，忙说：“行啊，行，只要你答应了，啥时候结婚由你。”她心想：只要你答应了，进了城还由得了你？接着便数道起刘中正的好处来。

建梅和娘聊着家常，故意问道：“娘，大前年你为埋东西和二叔吵架，那是埋的啥呀？”

她娘毫不在意地说道：“你爹死前在天津存着三百块现洋，我知道你二叔把它取回来了，我当他是埋现洋哩，就吵着找他要，后来才知道他买了枪……”她说到这里，忽然把话停住，她想到孙金荣曾交代过：“对谁也不能说啊！”

又聊了一会儿，建梅从她娘口里套出了埋枪的地点。

太阳渐渐向西边沉下去了，老孟在二门口等了好一会，终于把黄脸婆盼出来了。等她走进北屋，老孟便悄悄地向建梅的南屋走去。建梅把匆匆忙忙写给马英的信塞给了老孟，并在他耳边嘱咐了几句，便打发他走了。

天黑了。煤油灯下，她娘又对建梅无止境地唠叨起来。可是